

青年 QINGNIAN
文摘 WENZHAI

时光绘



给你们，为那些辗转的青春。



被流光 遗忘的 故事

streamer

在这繁华纷呈充满诱惑的大都市里
人们前仆后继风尘仆仆
奔向梦中的彩虹
就在一路的荆棘与风暴里
渐渐洗褪天真浮华 / 虚荣傲娇

三个女孩三种不同的
生活方式

A Story Forgotten by Time
游利华◎著

被流遺的
光忘故事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流光遗忘的故事 / 游利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53-0563-9

I. ①被… II. ①游…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324 号

被流光遗忘的故事

作 者 游利华

责任编辑 侯庚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吕 晶

视觉指导 李俏丹

版式设计 谢 滨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电 话 (010) 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3-0563-9

定 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第十二章	彩虹	199
第十一章	簪黄菊	187
第十章	忧伤一夜老去	174
第九章	白夜	158
第八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34
第七章	暮雨洒江天	111
第六章	梅边吹笛	080
第五章	菁菁少年	060
第四章	远方的远方是此地	045
第三章	蓝月亮	023
第二章	初潮	014
第一章	杨柳依依	001

像只鸟一样跳了下去。

林琴记忆中没见过这个女生，现在她想，若是晚上她真来找她，她倒愿意和她谈谈心，她喜欢这样的人，浪漫而决烈。

再也没有传奇了。林琴闭着眼痛苦地摇头。窗外白亮的阳光刺得她眼睛生痛。

后脑勺还有点隐隐的余痛，上一周毕业聚餐会上，她喝醉了。事后新怡告诉她，她像个疯子一样跳上台又比划又唱歌的，还强拉硬拽下面的人上去跳舞。吓得几个男生哇哇大叫，要把她往医院送，怀疑她是不是鬼上身了。

林琴按了按疼痛的后脑勺，慢吞吞地洗了把脸，换衣服，吃早餐。然后，收拾简单的行李。她又想起了前两天晚上的事。

趁着一班人都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班长提出到跟学校隔一条大马路的公园去烧烤。

整个晚上，这群平时患有多动症的学生却安静得出奇，以前连搭个电梯也要跟女生抢得你死我活的男生们，竟奇迹般显出绅士风度，主动给六个女生烧肉丸、烤鸡翅。林琴也出奇的安静，她向来就安静，这会儿更是安静得像块石头。

回到宿舍，又等熄灯铃响过，林琴踩着黑漆漆的湖边小路独自去了教工宿舍。

苏书不在。她在他住的房间前敲了半天门，又跑去楼下公用电话亭打了他手机，苏书说，我还在外面上课呢，你回去吧，等我回来都深更半夜了。

可林琴却没走，深更半夜算什么，即便此刻下刀子她也要等，她的目的很简单，将手上这盒烧烤交给苏书转身就走。

午夜的校园很安静，唯听见夏虫们吱吱的鸣叫，在摆龙门阵也在比歌喉，白天雄伟高大的教学楼伫立在黑暗里，如一个个巨型怪物，学生们都回到了床上，他们全是备受宠爱的人儿，被甜蜜的睡意严实笼罩。

林琴身上却暴出一层密密的鸡皮疙瘩。楼下蚊子多得能抬走人，走廊里

又不宜久呆，她干脆在安全楼道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安全楼道里没有灯，黑得鬼屋似的，林琴乍一坐下，就被这黑吓得脊梁发凉。怀里的饭盒却是热的，都是她烤的东西，几个鸡翅，几个肉丸，一根玉米，黑糊糊一团，败絮其外金玉其内。林琴把饭盒揣在怀里，渐渐不那么冷了，也没那么害怕了，竖起耳朵，专心听着走廊那边发出的声响。

后来她终于和苏书面对面地坐在了台灯下。还是第一次，林琴如此近地看着苏书，听他说话，她其实之前从没认真看过他的模样，也没有听过他讲一句完整的话，记得三年前那天晚自习后她回宿舍，路过一个宣传栏，瞥见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儒雅清秀的男孩，雪白的衬衣，天蓝的牛仔裤，羞涩的微笑。她一瞬间像被什么击中，凑过去记住了他的名字：苏书。

一定等久了吧，我去上托福培训班了，从市里回来又没车，全靠两条腿蹬单车。苏书咳了咳，推一把椅子过来说。

托福班，你要出国？林琴装做不解地问，她其实早就听人说了，苏书一直在联系美国那边的大学，他有两个哥哥都在美国，苏书也一直向往那个神奇自由的地方。

准备着吧，反正多学一样也不会错。苏书搓搓手，没承认也没否认。

林琴就有些失落，她不知道他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他却要离开，隔洋隔海，让她此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他。

你的信我都读了，谢谢。苏书顿一顿，接着说，太虚无缥缈了，我对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向来保持警惕。

林琴微微一笑，低头盯着地面上橘黄色的光，虚无缥缈，她想，他说这些东西虚无缥缈，她几乎一周一封信给他，他的阅后感就是虚无缥缈。苏书又接着说，源源不断地说，像一个发表演讲的人，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具体说了什么，林琴不知道也听不懂。她只是越来越恍惚，觉得自己突然像一具行尸走肉，灵魂早就飞出了这间狭小的屋子。她看见苏书的嘴一直在动，跟她说着爱情冲动之类的事，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今晚没穿白衬衫，没睡好的脸浮肿

憔悴，他真的，真的是她三年以来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吗？

林琴一直没抬头，双手安静地交叉放于腿上，默默看着地上的光圈，以及光圈里晃动着的模糊的人影，心里生出不耐，也生出疑惑，只想早早逃离这昏暗聒噪的小屋。

新怡说，林琴，你就别做出一副痴情幽怨的模样了，你其实谁也不喜欢，你这样的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社会，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人呢。

林琴当时只是对着新怡冷哼一声，现在想来，不禁阵阵心惊。

如今她们都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热闹的水仙轩，屋里传出的情歌，夜里楼下男生的呼喊，冬天围炉煮面煮火腿肠的吵闹，通宵的卧谈会……还有她坐过的天台，她在那儿看过许多本书，还在那儿给苏书写情书，也读了他唯一的一封回信，他说，就这样吧，爱是永不止息。现在，它们都烟消云散了，也许是永远的烟消云散，唯留她，空自等待最后的永诀，像等待临终的眼。

林琴也想过继续深造，还能再进校园混几年。但也不过延长几年时间，光阴空老，再说，她也并不喜欢钻研记忆那些枯燥的条条框框。

吱嘎。木门被风吹得扭了扭，一个妇人探进头来，手里拿着一沓宽宽的白条。

林琴吓了一跳，才发现原来是水仙轩值岗的妇人，妇人先开了口，小姑娘你怎么还没走，我还以为楼里的人都走光了，正要贴封条呢，学校催着说下个学期要住新生的。

一句话堵得林琴几乎喘不上气来。

妇人以为她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想安慰她几句，林琴却提着包径自下楼了。

崭新的101路大巴载着她腾腾地往市区冲去。一股热闹喧嚣扑面而来，像一股有力的龙卷风，林琴下意识地往后避了避。

回家的第二天，林琴就病了，说不清什么原因，发烧、呕吐、发冷。林琴妈一遍遍地进来端茶递药，唉声叹气，唉，小祖宗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毕业就大病一场，是不是老人家说的脱胎换骨啊。

Chapter 02
第二章

初潮

小汽车，
二十一。 嘟嘟嘟，
马兰开花

红

八月的天气燥热沉闷。艾姝在家越待越烦，见着什么都像火星见着了汽油。

她家的房子还是当年从内地调到深圳时艾姝爸单位分的。六十几平米的二房一厅，后来为了有余屋租出去，硬是被艾姝爸改成了三房，格局拥挤而逼仄。现在房子里却只住着两个人，艾姝爸十二年前受不了吵斗跟另一个女人跑了，除了这套苟延残喘的老房子，一根纱也没留下。

陈旧、阴暗、潮湿，厕所里永远一股浓浊的霉臭。艾姝几乎记不得在这房子里有什么好时光，唯有争吵、打斗，还有就是潮水般一拨一拨涌来退去的租客。十岁那年，一股闪着金光的潮水涌来，拍得男人女人们都心潮难平，艾姝爸也在这潮水的拍击下，偷偷把家中存折上的钱几乎都买了股票，亏得皮毛都不存，艾姝妈偶尔翻存折问起钱的事，说想给艾姝买辆自行车，骑了好上学，也不知艾姝爸说了些什么，在屋里做作业的艾姝听见外面一阵响动。她心急一惊，丢下作业冲出来，爸爸妈妈已经在客厅地板上扭成了一截粗麻花。

操你娘啊，艾建军，你还活着干吗，怎么不去跳楼。艾妹妈涨红着脸破口大骂。

死娘们，轮得到你说话吗，那些都是老子挣来的钱。艾妹爸也涨红了脸，脖子长长地伸着，像一只火公鸡。

我操你娘，你以为你有多本事，都是你一个人挣的钱，还老娘的钱，还老娘的血汗钱。

就不还怎么了，你骂啊、哭啊，你他妈的还能耐了。

我操你娘，操你十八代老祖宗。

死娘们，不管你还无法无天了，一张嘴比茅厕还臭。

艾妹正要去拉架，一个巴掌拍在她头上，另外两个巴掌利落干净地拍在她妈脸上，艾妹妈立刻像只受伤的狮子，大吼一声，抡起手胡乱朝艾妹爸抓去。艾妹爸还没来得及惨叫，血珠子又吧嗒吧嗒打在艾妹仰起的脸上。

艾妹当即“霍”地站起来，决定他们就是互相打死，也不再搭理。她讨厌她妈的粗口，操你娘操你娘，她一个女人，怎么能骂出这样比地沟里的水还脏的话来。还有她爸，她也绝不原谅，一个大男人，亏光了家里的钱，还霸道蛮横地打人骂人。那一刻，艾妹情愿自己是个孤儿，也不要这样的爸妈。

她不知道爸妈选择离婚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这屋里现在终于清静了，她妈除了跟几个同小区的老姐妹打麻将聊天，就是在家里烧香拜佛。

天气闷热，艾妹拿了衣服准备洗个澡。

一进厕所，便又想起十五岁那年的事。

离婚后的日子，靠着艾妹妈做环卫清洁工那点微薄的工资，饭桌上，除了白菜就是土豆，肥肉都成了宝。无奈之下，艾妹妈便又收拾出两间卧室，出租给来深圳闯世界的外地人。

那个男人矮矮胖胖，一双深陷进肉里的小眼睛时常闪着贼光。艾妹最恶心的，是他的肚子，又圆又鼓，使男人看起来像个癞蛤蟆。

那天也是暑假，闷热无比，小艾妹睡了午觉起来冲凉，家里唯有她和胖

男人。

花洒头喷出的水凉爽舒畅，艾姝的心情也凉爽舒畅，还哼起一首新学来的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水声和着歌声，让艾姝沉醉得闭了眼睛。猛地睁开双眼时，见厕所门口杵着一个黑黝黝的身影。

是那个租客胖男人！他正色迷迷地盯着花洒下的艾姝，微微舔着嘴唇。

啊！！艾姝大脑一阵发懵，像被人猛地重重击了一锤。很快她清醒过来，嫩生生地吼，出去，你给我出去。

男人却没有马上出去，而是进一步跨上来，摸了一把艾姝的胸，笑眯眯地说，小妹妹别怕，我就是想来上个厕所，不知道你在洗澡。

滚，滚出去。艾姝心里喷涌出抑制不住的羞辱和恐惧，扯过花洒头朝男人一阵乱舞。男人被淋得招架不住，嗫嗫嚅嚅地退了出去，我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你在厕所洗澡的，大中午的，你又没锁门。

此后整整两天，艾姝都没回家，跟一个好朋友挤在她的单人床上。她害怕回家，更不想看见那个胖男人。

可等到她回去，胖男人依然稳当地坐在家客厅沙发上看球赛，见她进来，没事人似的说一句，小妹妹回来啦，你妈快要急疯了，再不回来就要报警了。

艾姝要她妈让胖男人搬出去，说他不讲卫生，还老是半夜半夜看球赛，声音开得震天响，严重影响人休息。艾姝妈奇怪地看着她，半晌方说：“你个小女孩家懂什么，他要搬走了，你去哪儿找这么大方的租客，你是不是吃了两天晕腥吃腻了，想吃白菜土豆解油呢，下个学期你的新跑鞋也最好省了。”

艾姝讨厌这个家，无比地讨厌，尽管她在这儿住了十七年，却恨不得下一秒就逃离出去。一进这屋，她就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跟她妈争吵，俩人也像有无穷的精力，抹布没洗干净吵、菜没择好也吵、就连餐桌前的椅子没摆正，也要磨几句嘴皮子。

从客厅走到卧室，又从卧室回到客厅，开电视、关电视，烦闷无比，燥热无比，偏偏又没有志男的电话，艾姝拜托声讯台小姐呼了他的呼机不下五遍，有事，速回电话。志男却像消失了般，了无音信。

绿

金莲小区位于市郊，一个有着将近三十年历史的老小区，像一块胎记，烙在深圳这个光鲜繁华的城市最隐蔽处。又像一个把日子过到了中年的妇人，卷曲短发、人字拖、花短裤，在卤水里煮了三天，又在茶水里泡三天，捞起沥干切块。小区里，便整日弥漫着油盐酱醋茶，吵闹声嘻笑声吆喝声。

当日面试的女人一见新怡就招呼她坐下，交给她一堆资料，脸上扯着一抹勉强的笑，开始上班吧，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人实在就行了，我们这儿也不是挑花，这些资料你先熟悉熟悉。

对了，叫我陈姐吧，我们这儿人不多，不用太拘谨。女人甩甩她松垮垮的马尾，指指最前面的一个空位，示意那儿将是新怡的办公桌。

想不到事情竟然这么顺利，还以为又和别的面试一样，几十个人依次在走廊坐成一排，不安地等着秘书的点名，心照不宣地互相搭讪。天下竟有这么舒服的面试。新怡强按住心里的激动，翻了一会儿资料，借故上厕所，出来给艾姝打电话。艾姝还躺在床上，电脑出了故障，她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

新怡象征性地安慰了她一句，艾姝根本不喜欢计算机这门功课，她买电脑，基本只为上网聊天，也只会上网聊天。听说志男就是她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里钓到的。

资料没什么好看的，陈姐就让个子壮实的保安吴大泉带着新怡到小区内转转，了解了解工作环境，他们属于小区物管处，新怡的工作，则是调解小区内的纠纷杂事。这种工作，本来最好找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大妈来做，陈姐却觉得新怡性格温顺，面相柔和，一定能胜任。新怡不满地吐吐舌头，原来是让

我来做管家婆啊。旁边的吴大泉嘿嘿两声，谁让你长得就像一个管家婆呢，天生就是这个命。

新怡正要反驳，吴大泉一口洁白饱满的牙齿茱茱闪光。多健康的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新怡怔怔地想。

转过几幢楼，前面健身区却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争吵，几个无事的老妇人团围着一老一少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地劝说着什么。圈中的老阿姨却没说什么话，只是垂头默默抹着眼睛。时不时地，还要拉一下兜着一块尿不湿的小女孩。

唉，又闹起来了。吴大泉叹息一声说，没完没了。

怎么回事。新怡不解地望着他。

还能怎么回事，不都是一些疙疙瘩瘩嘛，活一天就得面对一天的。吴大泉又叹息一声，带着几分深沉地说。

蓝

在屋里闷了整整一个月后，林琴终于打开了门窗，正是秋水长天，雾轻云薄。

经不住家人一天到晚嘴不落空的催逼，她不得不背上简历满大街地找工作，像一只乞食的狗。林琴坐在公交车里，内心恨恨地想。

找工作不算顺利，也不算坎坷，不到半月，一家网络公司给她发了录用通知。讲好进手机服务组，做图铃编辑，其实也就是往网站上传一些歌曲图像，以供人们下载。林琴去看过那家公司，规模不小，在科技园租了小半栋楼，是那种典型的现代公司，明亮洁净，公司里的女孩个个衣鲜人靓，杂志上的平面模特似的，看来工资待遇也不会差。

可林琴还想再等等。她跑遍了深圳仅有的几家杂志社，特别是那家文学杂志社，林琴给社长递上一沓资料说，即便义务劳作，也想来做一名文字编辑。

尽管从小即被人称做才女，也曾做过院报的编辑，林琴依然一点信心都没有。她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暗恋，好比她对苏书的暗恋，两者之间，不过两条

平行线，她这边惊天地泣鬼神暗无天日又怎么了，与另一条连个交叉点也没有。

上天有时却会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一周后，那家文学杂志给林琴打来电话，让她过去做助理编辑。仿佛一个天大的玩笑，也仿佛一个天大的陷阱，好几天，林琴都像飘进了云雾里的天堂，把一堆个人简历用剪刀剪得稀烂，末了还不过瘾，又擦了根火柴，将稀烂的条条缕缕们付之一炬。

现在她天天都坐在宽敞明亮的编辑室里，临窗的位置，更使她可以抬头就能望见一排高高的树，枝叶繁茂，上面，是一片干净瓦蓝的天，高远得像一声隐隐的鸽哨。

新怡说，你还真做神仙姐姐了，林琴，你快来搭救搭救金莲小区的苍生吧，他们都快永不得超生了。趁着心情好，林琴又给艾姝打电话，艾姝说，我都快忙死了，美国那边还不回邮件，客户待会儿要拿刀上门砍人了。艾姝已经进了一家电子贸易公司，做外务秘书。

其实也没什么事，杂志内容很单一，林琴的工作自然更加单一，无非校校稿样，拆拆信，打开公共邮箱，清理邮件稿件，有读者来信，简单回复几句，稿件一篇篇做初次筛选，然后，交给编辑再次审阅。

每天，她都要早早地起床，坐上巨型的空调大巴车，穿过几乎整个市区，来到杂志社上班。林琴喜欢坐长途车，有时，她会在大巴上睡着，但一点儿也不担心错过站，因为她的目的地就是终点站。可林琴妈却不这么想，她极力反对林琴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林琴妈说，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我看那家网络公司挺好的，从家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待遇也好出一大截。她妈没读几年书，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箩筐，说这话时手里还握着擀面杖，两只粗手上厚厚的面粉扑簌簌直往下掉。林琴生冷地噎她一句，有什么好的，又不是你上班。林琴妈就有些不敢说话了，趑进厨房继续吭哧吭哧擀面条。林琴不理她，也跟进厨房装便当。杂志社有微波炉，午饭可以热一热，味道还不至于太走样，尽管林琴从小就以嘴刁出名，家里有时为了节约混进一点剩菜，也要被她细心地吐出来，但现在，她必须像个小商人那样锱铢必较。杂志社本身也困难，实习半年期间，

那我就给你做个红娘吧，保准你要提了大礼谢我。张咪得意地看着艾姝。

艾姝以为她就是随便说说，并没在意。张咪能帮她什么，她自己已经够忙的了，白天和王冠谈恋爱，晚上回去，还要应付老公。

这世上，也许除了张咪老公，谁都知道她跟一个叫王冠的男人黏黏糊糊吧。

王冠是隔壁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是一家央企的驻深办。王冠四十岁人了，依然前后直挺，相貌身材兼具男孩的英俊与男人的成熟。

张咪说，她跟王冠是一见钟情，不知道王冠是不是，反正她是，像个溺水的人，爱情的潮水涨上来，快要淹没她。一如当初她邂逅她现在的老公一样。

艾姝曾经见过张咪电脑里的相片。她有一个幸福的家。老公好看，儿子秀气乖巧。家中还请了一个保姆，张咪十指不沾水，有热菜饭，还有散发着新棉香的被褥盖。但七年后的一天早上她醒来，就再也睡不着。老公在旁边四仰八叉地打着呼噜，保姆催着儿子洗脸吃早餐好赶学校班车。张咪不想起床，也不想再躺下，更不想去那个国企上班，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等儿子中考期末考，等老公升职涨工资，等自己混完一年好分红，然后眼角爬上鱼尾纹，迎着晚风淡淡说一句岁月静好。她抹了一把脸，无比沮丧地长吁一声，嘴巴淡得发苦，她就那样呆呆地坐了半个上午，后来恍恍惚惚给老公打了电话，说想辞职。

你要辞就辞吧，随你喜欢。老公一向宽容大度。

张咪感激老公的理解与宽容，无所事事赋闲在家，信手做点喜欢做的事，两个月后也呆烦了，于是，进了中美电子，依然做老本行。

我等着他离婚，我也在努力离婚。张咪悄悄对艾姝说她现在的计划。

一起在财务室清算的同时，她们俩脑子不停，嘴也不停。你们还真的要在一起啊。艾姝觉得张咪真有些孩子气，为人妻母了，还像个过家家的小女孩。

那还怎么办，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才带劲，像一颗九死还魂草遇了水一样。张咪微微仰脸笑着说。

哎，对了，明晚上有时间不，带你去见一个人。她又神秘兮兮地凑近来。

却例外，总编摁熄一颗烟屁股，深深地叹一口气说，各位，今天这个会，关乎我们杂志社的生死存亡，大家都要打起精神来。

文联这个月的例会特意提到杂志社的问题，批评我们办刊方式陈旧，销量上不去，名气也上不去，听他们的意思，杂志社可能不得不过来一次大的变革了。总编弓起右手的食指与中指有力地敲击着桌面。

二十年的老牌子哪能说变就变的，读者也不接受。林琴旁边的编辑部副主任陈江说。

可以增加一些新的栏目，譬如娱乐性的？生活类的？编辑小王低着头，像是在自言自语，其实说这个话他自己也没底气，纯文学杂志，又不是时尚刊物，加了娱乐性，好比穿着孝服画艳装，就更四不像了。

最后的讨论结果是不了了之，还是总编拍了板，我去联系人，我就不信，办了二十年杂志要毁在我手里了，我就不信，人们都不需要看文学杂志了。

接下来两个月的日子便过得紧张又轻松。编辑室的几个人，几乎不用看稿了，几个重要的版块，都由总编找了熟人，包给了几个在业界小有名气的人，由他们统一组稿、审批。编辑们的工作，渐渐成了单一的回读者信件与稿件校对。

几个人便开始闲聊，他们以前，本来从不喜欢交谈的，尽管同处一室，但也是背靠背各自为战，有话要说时，也是在网上通过内部聊天工具交流。

通过交流林琴才知道，原来几个编辑中，大部分以前的身份都是自由撰稿人，有的，也曾经有过让林琴望尘莫及的成绩，在全国数十本核心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中短篇甚至长篇小说。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杂志啊，林琴想一想，身子就不禁坐直了，心里升腾起一股神圣仰拜的感觉。在学校时，那些杂志，也是常常看的。宽大明亮的阅览室里，挑了靠窗的位置，用一个长长的下午，读一个短篇或中篇小说，最后的一段文字，让林琴久久沉溺其中，她都不忍心合上杂志，怕击碎了那个世界，那个水晶一般的世界，用文字一笔一画地编织起来，俨然成了一座宫殿，一座城池，人们在里面，喜怒哀乐，一切像梦。

可编辑室的人渐渐也越来越少，隔三岔五地，有人突然提出要请大家吃饭。

一帮人就欢快地谈笑风生，挑一个路边简易的小餐馆，点些家常菜。然后，请客的人会给自己满满地倒一杯酒，一饮而尽，神色故作轻松地说，自己找到好买家了，准备近几天就交接工作，到新东家挣口饭钱去。一桌的人就都安静了，心照不宣地，低着头，默默嚼着嘴里的菜，或是慢慢地喝着茶水，最后，往往还是准备走的人打破了沉默，哈哈笑出了声，举杯示意大家都喝，来来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别愣着啊。这样的饭吃到最后，就都有些伤感了，最后，大伙都敏感起来，只有谁提出要请吃饭，一整天，编辑室都弥漫着一股别扭伤感的气息。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发行部传来更让人不安的消息：销量继续下滑，文联已经下了最后通牒，现状再不改变，将不再提供办刊资金。实际上，据发行部的人透露，这种现状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林琴记得那时她还留着短短的头发，喜欢走进新兴的网吧，翻翻网页，聊聊天，那时，她还迷上一部韩国的时装剧，漂亮得不能再漂亮的人，鱼一般穿梭于一些光鲜的场所，除了恋爱旅游，什么也不做。除此之外，她还每周末准时追看一档娱乐节目，一些平时难以亲近的明星，在主持人的戏弄下，做各种动作，玩各种游戏，笑料百出。

红

周五下午人心总是蠢蠢欲动，想着接下来便是太平盛世般的两天周末，有人请吃肯德基下午茶，有人讲笑得人内伤的笑话，公司里一片和乐。还差一个小时下班，张咪就借着上厕所三番两次地过来催艾姝，你去厕所化个妆，我带了粉饼来，还有口红。

一辆白色宝马准时于六点钟停在公司大楼门口，宝马里探出古铜色和白色两颗圆脑袋。张咪轻盈地拉着艾姝跨进车，指着副驾座的白脑袋介绍，我老公。又指着开车的古铜色脑袋，神秘兮兮地朝艾姝眨眼睛，刘总，跟你说过的。

前两天张咪确实跟艾姝说过，刘总年轻有为，不到四十，已经开了几个海鲜加工厂，还经营着一个海鲜超市，现在什么也不愁，就为找老婆发愁。